



天津工人文艺创作选集

海河涛声

刘锡颖 著

13Bx6v/12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天津工人文艺创作选集

海河涛声

刘锡颖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天津出版

天津出版

天津出版

天津出版

天津出版

天津出版

天津出版

天津出版

天津出版

天津出版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小说以解放前天津工人生活为背景，用第一人称的方式，写出了一个小童工在解放前后的不同境遇。这个小童工还不怎么懂事的时候就忍受着饥饿，和爸爸一起到处奔波，受尽了敌人的剥削压榨；在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启发教育下，他逐渐提高了觉悟，并参加了斗争。解放后，工人翻身了，真正做了生活的主人，但他从旧社会带来的一些旧习惯，还不能一下子根除；经过党的工作人员的帮助和实际生活的教育，他才认清了真正的生活道路。

海 河 潮 声

刘 锡 颖 著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邮路送六号)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出字第001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字数 61,000

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9,780

统一书号 10072·244

定价(7)0.28元

爷 爷 的 死

我們家祖祖輩輩在河壩上扛活。

我爷爷和我爸爸在河壩上流的汗水，恐怕比海河里的水还多。他們扛罐頭，扛餅干，扛大米，扛白面；可是家里三天兩頭揭不開鍋。

我六岁那年就懂事了。每天，爷爷、爸爸不回來，媽媽就不給我貼餛飩。晚上，我肚子餓得滾叫了，就站在胡同口的路燈底下，不錯眼珠地望着大街的盡西頭，渴望着爷爷、爸爸从那邊走來。

这天，天上的星星出來半天了，我站在胡同口望花了眼，也不見爷爷、爸爸回來。我回到屋里，一头扎在媽媽怀里哭了起来。

“你餓了？”媽媽問我，替我擦着眼淚。

“嗯……”

“上炕睡覺吧，睡着了就不餓了。”媽媽說，“等你爷爷他們回來，貼熟了餛飩再叫你。”

我躺在炕上閉着眼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

我的小弟長了一身黃水瘡，躺在炕上總哭。媽媽把他抱

在怀里，一边哄着他，一边听着外边的动静。

破八仙桌子上的那盏菜油灯，半死不活，微弱的灯光好像要被屋子里的黑雾压灭。

奶奶从外边走进来，跟媽媽說：

“宋洪發他們都沒回來，想是今兒个活忙？”

“天天早就回来了，会不会出什么事？”

“不能。要出事还能都出事？在咱这一塊兒住的，都沒回來呀！”

奶奶的話音剛落地，从外边傳來了一片嘈杂的声音。

“媽媽！”这是爸爸在喊奶奶。

奶奶和媽媽慌忙奔了出去，她們剛出去，就聽見奶奶哭喊着：

“鳳山他爹！鳳山他爹！……”

媽媽也放声哭起来。

我吓得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。这时，就見爸爸背着爷爷进了屋。宋洪發和另外几位叔叔忙合着把爷爷搭在炕上。我一看，爷爷合着眼，兩条腿血淋淋的。我一見这个情景，就觉着心里轟的一下子，也大哭起来。

在哭喊声中爷爷睁开兩只失神的眼，有气無力地喊道：

“我还没有死！你們哭嘛！”

“这到底是怎么弄的？”奶奶哭着問。

“木箱子砸的！腿折啦！”爸爸說。

李文元叔叔气冲冲地說：“日他亲娘祖奶奶的！刘大伯腿脚不利索，天天干碼柴活。他媽的，今天工头王麻子非讓他上船倉里去干活，都快下工了，就剩一批貨了，起重机把它起到

岸上就完活了，万沒想到，貨物剛起到半懸空，纜繩溜扣了，貨物从半懸空掉了下來！大伯沒躲及，正砸在兩條腿上！人們都搶着去救，工頭王麻子却說：‘快干活，別管他！’我这火兒都撞到腦門子啦！要不是老宋拉着我，我非問問王八蛋還拿我們當人不當人！”

“回頭再說那些吧！”宋洪發叔叔說，“快請先生看看要緊！”

奶奶哭着抱了床破棉被就往外走，一把被宋叔叔拉住了：

“大娘干嘛？用不着上當舖！”他回過頭來冲着另外幾位叔叔說：“哥幾個，這個忙咱幫啦！”

幾個人把一天的工錢都掏出來，放在桌子上。

奶奶一看，忙說：

“你們都拿回去吧，家里還等着你們揭鍋哪！”

李文元叔叔接過來說：

“大娘，咱們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您要說那話，咱們娘兒們就遠啦！”

人們死說活說，奶奶才把錢收下。

奶奶出去請先生，人們漸漸散了，屋子里平靜下來了。我擦干了眼淚，扑到爸爸跟前：

“爸爸，你拿出錢來，讓媽媽貼餽餽吧。”

爸爸沒有言聲。

媽媽在一旁瞪了我一眼，說我死沒出息。我一點也不明白：天天我要餽餽吃媽媽不說我，怎么今天說我呢？

一个月过去了，爷爷的腿更坏了，两条腿，一个上头爛了一个大窟窿，一个勁往外流臭膿。家里能卖錢的东西都卖了，爷爷的病不但沒看好，还勾起了多年沒犯的肝臟病。一天，爷爷跟爸爸說：

“鳳山，……我不行了。你看見了嗎，这就叫一輩子人！……唉，咱們前世不知做了多少缺德事啊！……”

就在那天三更半夜，爷爷咽了最后一口气。一家子哭得死去活来。买不起棺材，奶奶把炕上鋪的一領破草席撤下来，把爷爷卷在里边，埋在开窪尽东头的一个乱尸崗子上了。

奶 奶 的 遭 遇

大清早，我和奶奶就在一个染布工厂門前的灰土堆上揀煤碴。奶奶吃力地用她那兩只干枯的手扒着灰土，手扎出血来了，她还不觉知。她那花白的头髮上和滿布皺紋的老臉上，暴騰了一層灰土；額角上的汗水淌下来，在臉上冲了几条很不規矩的小道道；她背后的汗水，也浸透了那件补丁罗补丁的老藍布襖。

我也在用心地挑选着煤碴，費了老大勁才揀了几小块，放在破柳条籃里，奶奶看了看，又挑出来扔了。我很不滿意奶奶，她光要她自己揀的，我揀的她就不要。

小籃盛滿了，奶奶才領着我回家。

一进院子大門，就听見爸爸和媽媽在吵嘴。媽媽哭着說：

“……要死我們也死在一塊兒！”

奶奶把籃子放在窗跟底下，拉門進屋說：

“你們怎麼啦！為嘛又吵嘴！”

媽媽懷裡抱著小弟弟，哽咽着說：

“他……他要把朋兒送給人……”

奶奶一聽可火了：

“你瘋啦！穎他爹！”

爸爸垂頭喪氣地坐在凳子上，一言不發，只在擄桌上的一個火柴盒，把那個火柴盒撕得粉碎。

我藏在媽媽身後，胆怯地瞅着爸爸。我覺得爸爸平常最可親，怎麼今天這麼可怕呢？他要是把可愛的小弟弟送給了人，我還怎麼跟小弟弟在一起玩呢？

媽媽嘮叨着：

“掙不上吃，我們就一塊兒餓死，要把我身上掉下來的肉送給人可不行！”

奶奶也越說越火了：

“我看你們誰敢把孩子送給人！誰要抱走我的孩子，我豁出這條老命跟他拚了！”

正鬧着，外邊有人喊鳳山。爸爸出去一看，是宋洪發叔叔，他跟爸爸說：

“鳳山，你還在家裡坐着！小日本兒都快進来啦！”

“二十九軍呢？不是正跟日本打着了嗎！我剛看見有人把咱們出的錢和點心鋪，大餅鋪出的吃喝給他們送了去，怎麼這會兒日本就進来啦！”

“瞎！”宋叔叔說，“二十九軍光靠老百姓支援哪行啊！一片散沙還能打勝仗！”

爸爸轉身來到屋子里，說：

“聽見了嗎，小日本兒進来啦！咱也準備準備吧。”

宋叔叔跟進來說：

“不忙，聽說日本鬼子的軍用車開到唐家口了，人們正在搶火車，咱們也看看去！”

爸爸和宋叔叔剛出去，奶奶也跟出去了。

媽媽哄着小弟弟，把他哄睡了，就領着我到大街上去。大街上的人，仨一群，倆一伙，議論紛紛。都說中央軍奉蔣介石的命令撤退了，小日本兒進來，咱們更難活了。……

有些人，挑着行李，攜家帶口，從胡同里出來，向市里的租界逃去……

媽媽一看，慌里慌張地把我領到家里。她把吃的、用的，打了幾個包袱，坐在屋里等爸爸、奶奶。

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她急得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出去看看又進來，進來沒等坐下又出去了。外邊逃難的人越來越多，她也就越來越加着急。

我和媽媽正在門口看人們逃難，就見爸爸遠遠地攙着奶奶走來，奶奶藍褂子的左前胸染了一大片鮮血！

我和媽媽一看，吓得哭着跑了過去。

“奶奶被槍子兒打着了！”爸爸氣喘噓噓地說。

奶奶進了屋，爸爸扶着她坐在炕上，媽媽把奶奶的襖扣解開一看，左肩膀頭上被子彈划了一道溝，血還一個勁地往外冒。媽媽把一瓶子牙粉倒在奶奶的傷口上，用舊棉花、破布條綁扎起來。

奶奶的臉像紙那麼白，她擦開眼皮，說：

“不觉疼，就是心里跳的慌。”

媽媽含着眼泪問爸爸：

“这是怎么打的？！”

“我说不叫奶奶去，攔不住，她非去不行。我們到了新地道唐家口子一看，人山人海把日本軍用車都圍严了！人們拿磚头、石头子兒把看車的日本鬼子砍跑了以后，就一窩蜂似的拥了上来，搬的搬，扛的扛，大米、餅干、罐頭，搶着嘛是嘛。几个日本鬼子退到一个倉庫里边去，朝着人們开槍，前边的人倒下了，后边的人又拥上来，我跟奶奶剛拥上去，奶奶就中了槍了！我一看不好，攙起奶奶来就往回跑，也不知宋洪發跑到哪去了！”

“朋他爸爸！”媽媽着急地說，“人家都逃难走了，咱也赶紧想办法吧！再待会儿不逃就来不及啦！”

逃 难

爸爸找了兩個柳条筐，拴在一根扁担上，把我放在后边的筐里，把弟弟放在前边的筐里，又把几个裹着吃食和一些日用品的包袱，也放在筐里，然后說：

“朋他媽，你扶着奶奶，我挑着东西，咱們快走吧！”

爸爸在前头挑着筐走，媽媽扶着奶奶在后边走，穿过几条胡同，一个人也沒碰見，什么声音也沒有，靜得像夜里一样。我們又走过一条胡同，猛孤丁地听見那面一条胡同里傳来了日本鬼子的喊声：

“……花姑娘！……花姑娘！……”

爸爸挑着我和弟弟剛出胡同口，就見一个全副武裝的日本鬼子在拚命地追趕一个年輕的姑娘。爸爸連忙退了回來。我們剛回到胡同里，就听响了一声槍，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，那个姑娘“哎喲”了一声，就什么声音也沒有了。我真吓坏了，我怕那日本鬼子，又替那姑娘担心，她怎样了呢？这时，鬼子乱七八糟的跑步声越来越近了，稀稀落落的槍声，槍托的搗門声和鷄叫狗嚎声也随之而来。爸爸慌忙轉身往回走，躲着日本鬼子的跑步声、說話声、槍声，又穿了几个胡同，出了市区，直向东南那片蘆葦地奔去。我朝东边一看，遍地都是日本鬼子在休息！他們虽然沒看見我們，可我吓得都要哭出来了。爸爸回头跟媽媽說：

“我們鑽到蘆葦地里边去，快！”

趟着水过了那片蘆葦地，就跨上东局子小馬路了。从这儿起，一直到东局子，都是法租界地。这才算脫出了危險。

“快歇会吧，朋他爹。”奶奶說，“我这脚都走出燎泡来了。”

爸爸把担子放在一棵大槐树蔭下，喘了一口大气，說：

“咱們活啦！”

奶奶和媽媽的褂子被汗水浸得津湿，爸爸的褂子也湿透了。我倒不怎么觉得热，只是窩在筐子里，兩只脚麻得难受極了。

在东局子的杂草叢里，我們整整熬了三天三夜。雨天淋雨，晴天日晒，討厭的草虫总爱往耳朵里鑽，已經够受的了，可是每天还只能吃个半飽。就这样，帶的吃喝到兩天头上也都吃光了，第三天就整整挨了一天餓。第四天，爸爸打听到消息

說：家里那边平靜下来了。一家子人这才惊惊慌慌地回到家里来。

奶奶的伤口沒錢治，爛得露着骨头，整整养了大半年才好。

洪水来了！

那是1939年，日本鬼子进来兩年了。

爸爸一个人在河壩上哪兒掙得上吃！天天吃这頓，沒那頓。豆腐渣、豆餅、杂合面，吃得一家子拉肚子。

就在那年夏季的一天傍晚，洪水来了！远远地听着像老牛吼叫，急湍的水流从四面八方方向低窪的地方灌来。

我光着兩只脚在大街上趟水玩，凉絲絲的，覺得很好玩，玩着玩着，衣服弄湿了，也不知怎么还抹了一臉泥。結果，讓爸爸把我抱回家里，屁股挨了一頓巴掌。

水越来越大，水进了屋子以后，漲来漲去就上炕了！全家人一看不好，連忙把家具什物搬到房上，我們就住在房上了。

水，有一人深了。

躺在房上睡觉，我还是头一回，高兴得我怎么也睡不着。眼望着漆黑的天空，数不尽的星星都瞪着我，好像我在房上睡，它們也感到很新鮮似的。

蒙蒙中，一陣連續的悶雷声把我震醒了！远远地傳来了断断续续的哭喊声。

“又倒房了！”媽媽輕声跟爸爸說。

“咱这房也不保险。”爸爸說，“赶明兒咱就挪到前边的瓦房上去住。”

一觉醒来，东边天上出現了一片魚肚白。

我坐在房脊上，看見一具一具的尸体，順水向东漂过，一只白皮棺材被水流搖晃得咕嚕咕嚕直响。……

爸爸用門板綁了一只木筏，用竹篙撑着渡人去了。

我找媽媽要了一根針，放在爐火上圍了个鉤，和弟弟坐在房上釣魚。每天，我們总要釣到一盆大大小小、各式各样的魚，媽媽就用爸爸撈来的碎木头生着火，架起鍋，給我們煮魚吃。吃着自己釣的魚，覺着分外香。

“沒有上学的命”

当水落下去的时候，我还直埋怨：这还怎么釣魚呢！

小学校开学了，闊家主的孩子們穿着新衣裳，背着新書包上学去了，我看着他們真眼热。

晚上，当爸爸回来的时候，我跟爸爸說：

“爸爸，我也上学去。”

“不行，咱不去。”

“都說小孩八岁上学，我八岁了，为嘛不叫我去呢？”

“你去？錢呢？”爸爸說，“学校不是給咱們穷人預备的！咱們祖祖輩輩吃河壩，你就等着繼承我这三件宝——鉤子、垫肩、破棉襖吧！”

“不，我要上学去！”

“你再說去！”爸爸火了，“打今兒个起，你再提上学我敲折了你的腿！”

奶奶、媽媽也說，等家里有了錢，一定叫我去。

“那么大个子了。”爸爸說，“天天別光貪玩，干点兒嘛，有玩的那些工夫，不会上开窪拾柴禾去！”

我不明白：为什么我們家这么穷，闊家主又那么闊呢？为什么穷人天生就得扛河壩，闊家主天生就能上学？可是，我沒敢再和爸爸頂嘴，怕把他頂急了打我。

从此，我天天拿着小繩到开窪拾柴禾去。

我躺在炕上正睡得又香又甜的时候，就覺着腦門热乎乎的，朦朧中睜眼一看，原来是从紙窗的一个破窟窿里射进来的一綫灼热的陽光。

屋子里除了我以外一个人也沒有，爸爸做工去了；奶奶和弟弟拾煤渣去了；媽媽呢？太陽这么高了，她为什么不叫我呢？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，推開門一看，媽媽正坐在院里的一个小板凳上做針綫活哩。

“你起来啦！”媽媽說。

“今天起晚啦，媽媽。不是太陽把我晒醒，你还不叫我！”

“你昨天很晚才回来，拾了那么一大捆柴禾，到家累得一头就躺在炕上了，我說今天讓你多睡会兒。”

“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开窪的柴禾都拾到咱家来！”

“別說傻話了。今天要去別往远处去，別貪多，早点兒回来！”

媽媽正在做新襖，那是一件天藍色的小洋布襖。我从媽媽手里把那件襖拿过来，放在自己的身上比了比說：

“真好看，媽媽，我穿上試試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我正要往身上穿，媽媽慌忙從我手里把襖搶了過去，說：

“那可不是鬧着玩的！孩子，給人家弄髒了，咱可賠不起呀！”

我很生氣，媽媽成天給外人做衣裳，却一件也不給我做！

我把掛在牆上的一挂繩子摘下來，拴在屁股后面的褲帶上。媽媽從屋子裡拿出一個雜合面的饅頭，塞進了我的衣袋裡。我不愛吃這種面的饅頭，自己跑到屋子裡換了一個山芋面的窩頭。媽媽見了，一把沒搶過來，就告訴我說：

“你吃那個不行，吃了一會兒就餓了！”

“不，媽媽，這是甜的，比雜合面的好吃。”

媽媽一把沒抓住我，我一竄就跑出來了。

我在大街上，一邊走着，一邊啃那個山芋面窩頭。沒走多远，就听路南邊那所學堂傳出了學生們整齊，响亮的念書聲：

“天——亮——了——弟——弟——妹——妹——快——起——來——……”

念書聲吸引了我，我就撒腿朝着學堂門口跑去了。

學堂裡是個三合院的大瓦房，大門敞着，一眼就能望見裏面的操場和課堂。我坐在門口的門墩上，听正房教室裡的老師朗讀一遍以後，就隨着學生們念了起來：

“……姐——姐——說——太——陽——升——起——了——快——來——看——太——陽——……”

我只記住了後面這一句，後悔自己晚來了一會兒，要不，前面那一句也學會了。我坐在門墩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這一句，恐怕忘了。

小学生們下課了，他們欢笑地蹦啊，跳啊，在一起作游戏。我羡慕地望着他們，我多么渴望和他們在一起呀！

“野孩子！”一个穿一身制服的大个学生看到我以后，气冲冲地走到我跟前說，“你在这兒干嘛？”

“学快来看太陽。”我說。

“滾开！別在这兒学我們！”

我分辯說：

“我念快来看太陽怎么的了？”

“就不許你念！”

“太陽是你們家的？”我質問他。

“对！是我們家的！”

“我偏說：快、来、看、太、陽！”真把我气火了。

“你再說，我讓我爸爸拿槍斃了你！告訴你，我爸爸在警察局！”

一个瘦高个兒的先生从里边走出来，他臉色有些蒼白，鼻子上架着近視眼鏡，身穿着一套褪了顏色的旧西服。

那个学生急忙向他說：

“他在門口学我們念書！”

先生瞅着我輕声問：

“你在这兒学他們干什么？”

“我要識字，先生。”我向他說出了心里的願望，“我願意上学，我媽不叫我上。”

“你要識字？”他向我苦笑着說，“回去問問你媽媽，你媽願意你就来吧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喜出望外地問他，“你要我？”

“我要你！”他不耐煩地說着，又回過頭去向那個學生說：
“進去，快上課了！”

我興高采烈地回到家里，一進院子大門就喊：

“媽媽：……”

“怎麼回來啦！”媽媽從屋里奔了出來，莫名其妙地問我，
“你沒拾柴禾去？”

“媽媽，我要上學，讓我去吧！”我拉着媽媽的手央求着說。

“不行，孩子，咱們家沒錢供你上學。”

“老師說，你讓我去他就要我，你就答應我去吧！”

媽媽听了，把我領進屋子里，難過地說：

“先生要的是錢，不交錢就上學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！人家哄你呢！孩子，別往那上頭想了，我們沒有上學的命，咱們家祖祖輩輩沒有一個識字的人。……”

我靠在媽媽怀里，覺着一滴冷冰冰的水珠掉在我的臉上，抬頭一看，媽媽哭了。我願意上學，又怕媽媽難過，就解勸媽媽說：

“媽媽，你別哭了，我听你的話，我不上學了。”

媽媽听了我的話，眼淚越發流的多了。

好一會子，媽媽的悲痛情緒才過去，她用底襟擦了擦眼淚，說：

“沒什麼，孩子，我不難過。以後咱家有錢了，一定叫你上學，讓咱們家里也出個識字的人。”

我問媽媽：

“你說咱家有識字的人沒有？”